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32n1670B

那先比丘經

失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 次
- 卷目 次
  - 001
  - 002
  - 003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670 (B)
那先比丘經卷上

失譯人名附東晉錄

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時諸比丘僧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諸天、王、大臣、長者、人民，及事九十六種道者，凡萬餘人，日於佛前聽經。佛自念：「人眾日多，身不得安。」佛意欲捨人眾去，到閑屏處，坐思惟念道。佛即捨人眾去，入山至校羅叢樹間，其樹有神。佛坐其下，思念清淨之道。去叢樹不遠，有群象五百餘頭，中有象王，賢善知善惡之事，譬如人狀。象輩眾多，周匝象王邊，中有雄雌、長齒中齒少齒者。象王渴欲行飲水時，諸小象走居前入水飲，飲已於水中走戲，撓撈水令濁惡，象王不能得清水飲。象王飢欲行食草，諸小象復走居前食噉美草，走戲蹈踐其上，象王不能得淨草食。象王自念：「我群眾多患，是諸象及小象子撓水令濁、令草不淨，而返常飲濁水食足踐之草。」象王自念：「我欲棄是諸象去，至一屏處快耶！」象王即棄群而去，轉行入山，到校羅叢樹間。象王見佛，佛坐樹下，心大歡喜，則前至佛所，低頭屈膝為佛作禮，却在一面住。佛自念：「我棄眾人來在是間，象王亦復棄眾象來到是樹間，其義適同。」佛為象王說經言：「佛於人中最尊，象王於諸象中亦尊。」佛言：「我心與象王心適相中合，我與象王俱樂是樹間。」象王聽經竟，心即開解，曉知佛意，便視佛所彷徉經行處，以鼻取水灑地、以鼻撈草掃地、以足蹈地令平好。象王日朝暮承事。如是久後，佛便取無為泥洹道去。象王不知佛處，為周旋行求，索佛不得，啼泣愁憂不樂不敢食飲。

時國中有佛寺舍，在山上，名迦羅洹，中有五百沙門共止其中，皆已得阿羅漢道，常以月六齋日誦經至明時。象王亦在山上，近於寺邊。象王知有六齋日誦經，至其日，象王常行入寺聽經。諸沙門知象王喜聽經，欲誦經時須象王來到乃誦經。象王聽經徹明，不睡不臥不動不搖。象王數聞經承事佛故，久後象王亦以壽終死，便得為人作子。生婆羅門家，不復聞佛經亦不見沙門，便棄家入深山學婆羅門道，在山上止。近比亦有一婆羅門道人俱在山上，相與往來，共為知識。其一人自念：「我厭世間縣官憂苦老病死，後當入地獄、餓鬼、畜生貧窮中。用是故，我除頭鬚、被袈裟作沙門，求度世無為道。」其一人自念：「我願欲求作國王得自在，令天下人民皆共屬我隨我教令。」兩人共願如是。久後二人各復壽終，得於世間作人。其一人前世宿命欲求作國王者，生於海邊為國王太子，父母便字子為彌蘭。其一人前世宿命欲求度世無為泥洹道者，生於天

竺罽賓縣，父母便字為陀獵。生便被袈裟俱生，所以與袈裟俱生者，本宿命所願。其家有一象王亦同日生，天竺名象為那，父母便因象字其子名為那先。
那先長大，年十五六，有舅父字樓漢。樓漢作沙門，有絕妙之才，世間無比，眼能徹視、耳能徹聽、自知所從來生，行即能飛，出能無間、入無孔，自在變化無所不作，天上天下人民及蜎飛蠕動之類心所念，樓漢皆預知之。那先便自往到舅父計自說言：「我意佛道，欲除頭鬚、被袈裟作沙門，今我當為舅父作弟子。寧可持我作沙門耶？」樓漢知那先宿命作善有慧，甚重哀之，因聽令作沙彌。那先始作小沙彌，受十戒，日誦經學問，思惟經戒即得四禪，悉知諸經，獨未受大沙門戒。
於時國山中有佛寺舍名曰恕禪，恕禪寺中有五百沙門，皆得阿羅漢道。中有第一阿羅漢名頻陂曰，能知天上天下去來見在之事。那先年滿二十，因作大沙門，受大沙門戒，便到恕禪寺中至頻陂曰所。時五百阿羅漢適以十五日說大沙門戒經在講堂上坐，大沙門皆入，那先亦在其中。眾沙門悉坐，頻陂曰悉視坐中諸沙門心皆是阿羅漢，獨那先未得羅漢道。頻陂曰便說譬喻經言：「若入折米，米正白中有黑米即剔不好。今我坐中皆清白，獨那先為黑，未得阿羅漢道。」那先聞頻陂曰說經如是，大愁便起，為五百沙門作禮已即出去。那先自念：「我不宜在是座中坐，我亦未得度脫，其餘沙門皆已度脫。譬若眾師子中有狐狗，今我亦如是。我從今不得道者不復入眾中坐也。」頻陂曰知那先意，便呼那先著前，以手摩那先頭：「汝今得阿羅漢不久，勿愁憂也。」頻陂曰便欲坐止那先。
那先復有一師，年八十餘，字迦惟曰。其縣中有一優婆塞，大賢善，常日飯迦惟曰、弟子。那先至為師持應器行取飯具，師令那先口含水行到優婆塞家取飯具。優婆塞見那先年少端正行與人絕異，宿知有慧，預聞有明志之名、能說經道。優婆塞見那先入其舍中，便即起立前為作禮却叉手言：「我飯諸沙門日久，未嘗有為我說經者。今從我那先求哀，願為我說經，解我愚癡。」那先即自念：「我受師教，令我口含水不得語。我今吐水者為犯師戒，如是當云何？」那先念：「優婆塞亦高才有志，我為其說經，想即得道。」那先便吐水而坐，即為說經：「人布施作善奉行經戒，今世安隱、後世便生天上，下生人中即當明慧富貴，後不復入地獄、餓鬼、畜生中。人不奉行經戒者，於今世苦，後世復墮三惡道中無有出時。」優婆塞聞經心即歡喜。那先知優婆塞心歡喜，便復說深經言：「世間萬物皆當過去，無有常在者。萬物過去皆苦，世間人身亦如是。世間人皆言：是我身、過我許。是皆不得自在泥洹道者。最樂泥洹者，不生不老不病不死不愁不憂，諸惡勤苦皆悉消滅。」

那先說經已，優婆塞即得第一須陀洹道，那先亦自得須陀洹道。優婆塞大歡喜，便為那先好美飯。那先語優婆塞：「先取具著師鉢中。」那先飯竟澡漱訖畢，持飯具還與師。師見飯具言：「若今日持飯具來，大好。已犯眾人，約當逐出汝。」那先愁不樂。師言：「會眾比丘僧眾。」比丘僧悉會坐，師言：「那先犯我曹眾人約來，當共逐出，不得止眾中也。」頻陂曰說譬喻言：「如人持一箭射兩準，如是曹人不應逐出也。那先自說得道，亦令優婆塞得道，不應逐出。」那先師迦維曰言：「正使一箭中百準，會為眾人約，不得留止。餘人悉不能如那先得道，當已絕後。不逐出那先者，餘人復效，無以却後。」眾坐中皆默然，隨師教，即逐出那先。那先便以頭面著師足，起遍為眾比丘僧作禮，禮竟便去，入深山中坐樹下，晝夜精進念道不懈，便自成得阿羅漢道，能飛行亦能眼徹視耳徹聽，亦能知他人心所念，自知前世所從來生。得阿羅漢已便即來還入愁禪寺中，諸眾比丘僧中叩頭求哀悔過愁禪諸比丘僧，諸比丘僧即聽之，那先作禮竟便出去。

那先轉行入諸郡縣街曲里巷，為人說經戒教人為善，中有受五戒者、中有得須陀洹道、中有得斯陀含道者、中得阿那含道者、中有作沙門得阿羅漢道者，第一四天王、第二忉利天帝釋、第七梵天王皆來到那先前作禮，以頭面著足却坐，那先皆為諸人說經，名字徹聞四天。那先所行處，諸天、人民、鬼神、龍見那先無不歡喜者，皆得其福。那先便轉到天竺舍竭國，止泄坻迦寺中。

有前世故知識一人，在海邊作國王太子名彌蘭。彌蘭少小好喜讀經學異道，悉知異道經法，難異道人無有能勝者。彌蘭父王壽終，彌蘭即立為國王。王問左右邊臣言：「國中道人及人民，誰能與我共難經道者？」邊臣白王言：「有。有學佛道者，人呼為沙門，其人智慧博達，能與大王共難經道。今在北方大秦國，國名舍竭古王之宮，其國中外安隱，人民皆善。其城四方，皆復道行，諸城門皆彫文刻鏤。宮中婦女各有處所，諸街市里羅列成行，官道廣大列肆成行，象馬車步男女熾盛，乘門道人親戚工師細民。及諸小國皆多高明，人民被服五色焜煌，婦女傅白皆著珠環，國土高燥珍寶眾多，四方賈客賣買皆以金錢，五穀豐賤家有儲畜，市邊羅賣諸美羹飯飢即得食，渴飲蒲萄雜酒，樂不可言。」

其國王字彌蘭，以正法治國。彌蘭者高才有智，明世經道，能難去來見在之事，明於官事戰鬪之術，智謀無不通達。時王出城遊戲，諸兵眾屯繞外。其王心自貢高：「我為王，能答九十六種經道。人所問不窮，人心適發便豫知所言。」王語諸傍臣曰：「尚早入城亦無所作。是間寧有明經道人沙門能與我共難經說道者無？」王傍臣名沾彌利望群，沾彌利望群白王言：「然。有沙門字野惔羅，大明

經道，能與王共難經說道。」王便勅沾彌利望群行往請來。沾彌利望群即行請野狋羅言：「大王欲見大師。」野狋羅言：「大善。王欲相見者，當自來耳，我不往也。」沾彌利還白王如是，王即乘車與五百騎共往到寺中。王與野狋羅相見，前問訊已便就坐，五百騎從悉皆亦坐。王即問野狋羅言：「卿用何故棄家捐妻子，剃頭鬚、被袈裟作沙門乎？卿所求何等道？」野狋羅報王：「我曹學佛道行忠政，於今世得其福，後世亦得其福，用是故我除頭鬚、被袈裟作沙門。」王問野狋羅言：「有人白衣有妻子，於家有妻子行忠政，於今世得其福不？後世亦得其福不？」野狋羅言：「白衣於家有妻子，有行忠政，於今世得福，於後世亦得其福。」王言：「白衣於家有妻子，有行忠政，於今世後世同得其福。卿無故而棄妻子，除頭鬚、被袈裟作沙門為。」野狋羅便默然無以報王。傍臣白言：「是沙門大明健有智，迫促未及說耳。」王傍臣舉手言：「王得勝。王得勝。」野狋羅便默然受負。

王即左右顧視諸優婆塞，諸優婆塞面亦不慚。王念：「是諸優婆塞面亦難慚者，獨復有明經健沙門能與我相難者耳！」王語沾彌利寧：「復有明慧沙門能與共難經說道者無？」時那先者，諸沙門師，常與諸沙門俱出入，諸沙門皆使說經。那先時皆知諸經要難，能說十二部經，說經而種種別異章斷句解已，知泥洹之道，無有能窮者、無有能得勝者，能解諸疑、能明思者，所言智如江海，能伏九十六種道，為佛四輩弟子所敬、為諸智者所歸仰，常以經道教授人。那先來到舍竭國，其所相隨弟子皆復高明，那先如猛師子。沾彌利白王：「有異沙門字那先，智慧深妙明諸經要，能解諸疑、無所不通，能與王共難經道。」王問沾彌利：「審能與我共難經道不？」沾彌利應：「唯然。能與王共難經道。尚能與第七梵天共難經道，何況於人王。」即勅沾彌利便行請那先來。沾彌利即往到那先所白言：「大王欲相見。」那先即與諸弟子相隨到王所。

王雖未嘗與那先相見，那先在眾人中被服行步與人絕異，王遙見陰知是那先。王自說言：「我前後所見人眾大多、入大座中大多，未嘗自覺恐怖如今日見那先。那先今日定勝我，我定不如矣。我心惶惶不安也。」沾彌利白王言：「那先已來在外。」那先既至，王問沾彌利：「何所是那先者？」沾彌利因指示王，王即大歡喜：「正我所隱者竟是那先。」王即見那先衣被行步與眾人絕異。那先即到，前相問訊語言，王便大歡喜，因共對坐。那先語王言：「佛經說言，人安隱最為大利，人知厭足最為大富，人有所信最為大厚，泥洹道者最為大快。」王便問那先：「卿字何等？」那先言：「父母字我為那先，便呼我為那先。有時父母呼我為維先、有時父母呼我為首羅先、有時父母呼我維迦先，用是故人皆識知我，世間人皆

有是字耳。」王問那先：「誰為那先者？」王復問言：「頭為那先耶？」那先言：「頭不為那先也。」王復問：「眼耳鼻口為那先耶？」那先言：「眼耳鼻口不為那先。」王復問：「頸項肩臂足手為那先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不為那先。」王復問：「髀脚為那先耶？」那先言不為那先。王復問顏色為那先耶。那先言：「不為那先。」王復問：「苦樂為那先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不為那先。」王復問：「善惡為那先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不為那先。」王復問：「身為那先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不為那先。」王復問：「肝肺心脾脈腸胃為那先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不為那先。」王復問：「顏色苦樂善惡身心合，是五事寧為那先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不為那先。」王復問：「假使無顏色、苦樂、善惡、身心、無是五事，寧為那先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不為那先。」王復問：「聲響喘息為那先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不為那先。」王復問：「何所為那先者？」那先問王言：「名車何所為車者？軸為車耶？」王言：「軸不為車。」那先言：「輞為車耶？」王言：「輞不為車。」那先言：「輻為車耶？」王言：「輻不為車。」那先言：「轂為車耶？」王言：「轂不為車。」那先言：「轅為車耶？」王言：「轅不為車。」那先言：「軛為車耶？」王言：「軛不為車。」那先言：「輿為車耶？」王言：「輿不為車。」那先言：「扛為車耶？」王言：「扛不為車。」那先言：「蓋為車耶？」王言：「蓋不為車。」那先言：「合聚是諸材木著一面，寧為車耶？」王言：「合聚是諸材木著一面，不為車也。」那先言：「假令不合聚是諸材木，寧為車耶？」王言：「不合聚是諸材木，不為車。」那先言：「音聲為車耶？」王言：「音聲不為車。」那先言：「何所為車者？」王便默然不語。那先言：「佛經說之，如合聚是諸材木用作車，因得車。人亦如是，合聚頭面耳鼻口、頸項肩臂、骨肉手足、肝肺心脾腎腸胃、顏色聲響喘息、苦樂善惡，合聚名為人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能與我共難經說道不？」那先言：「如使王持智慧與我相問者，能相難；王持驕貴者意，不能相難。」王問那先言：「智者諸何等類？」那先言：「智者談極相詰語、相解語、相上語、相下語、有勝有負、正語不正語、自知是非，是為最智。智者不用作瞋怒，智者如是。」王復問那先言：「王者語何等類？」那先言：「王者語自放恣，敢有違戾不如王語者，王即強誅罰之，王者語如是。」王言：「願用智者語，不用王者語。莫復持對王者意與我語，與我語當如與諸沙門語、當如與諸弟子語、當如與諸優婆塞語、當以與眾沙門給使者語，無得懷恐怖極正心，當相開悟。」那先言：「大善。」

王言：「我欲有所問。」那先言：「王便問。」王言：「我已問。」那先言：「我已答。」王言：「答我何等語？」那先言：「王亦問我何等語？」王言：「我無所問。」那先言：「無所答。」王內自思惟念：「是沙門大高明慧。我甫始當多有所問。」王意自念：「日欲冥，當云何？明日當請那先歸於宮中，善相難問。」王告沾彌利：「語那先，今日迫冥，明日相請歸於宮中，善相難問。」沾彌利望群即白那先言：「日欲冥，王當還宮。明日王欲請那先。」那先言：「大善。」王即騎馬還宮。於馬上王續念那先字，意念欲言那先。那先念至明日。

明日沾彌利望群及傍臣白言王：「審當請那先不？」王言：「當請之。」沾彌利望群言：「請者當使與幾沙門俱來？」王言：「在那先欲與幾沙門俱來耳。」王主藏者名慳，慳白王言：「令那先與十沙門俱來可耳。」王復言：「聽那先欲與幾沙門俱來耳。」慳復白王言：「令那先與十沙門俱來可。」王復言：「聽那先自在欲與幾沙門俱來。」慳復白王：「令那先與十沙門俱來可耳。」王聞慳語大數，王便瞋怒慳所：「汝真慳無輩。汝字為慳，不望汝強惜王物自汝物當云何。汝不知逆我意，當有誅罰之罪。」王言：「可去，哀赦汝罪，今我作王，為不能堪飯沙門耶！」慳便慚愧，不敢復語。沾彌利望群即往到那先所，便前作禮白言：「大王請那先。」那先言：「王當令我與幾沙門俱行？」沾彌利望群言：「自在那先欲與幾沙門俱行。」那先便與野恕羅等八十沙門俱行。沾彌利望群悉俱行，旦欲入城。沾彌利望群道中並問那先：「昨日對王言無有，何用為那先？」那先問沾彌利望群：「卿意何所為那先者？」沾彌利望群言：「我以喘息出入命氣為那先。」那先問沾彌利望群言：「人氣一出不復還入，其人寧復生不？」沾彌利望群言：「氣出不還，定為死也。」那先言：「如人吹笳，氣一出不復還入。如人持鍛金笛吹火，氣一出時寧得復還入不？」沾彌利望群言：「不復還入。」「如人以角吹地，氣一出時寧復還入不？」沾彌利望群言：「不復還入。」那先言：「同氣出不復還入，人何以故猶不死？」沾彌利望群言：「喘息之間我不能知，願為我曹解說之。」那先言：「喘息之氣皆身中事。如人心有所念者，舌為之言，是為舌事；意有所疑，心念之，是為心事。各有所主。分別視之皆空，無有那先也。」沾彌利望群心即開解，便受五戒為優婆塞。那先便前入宮，到王所上殿，王即為那先作禮而却。那先即坐，八十沙門皆共坐。王極作美飯食，王手自著那先前飯眾沙門。飯食已竟，澡手畢訖，王即賜諸沙門人一張褥袈裟、革屣各一量，賜那先、野恕羅，各三領袈裟、各一量革屣。王語那先、野恕羅言：「留十人共止，遣餘人令去。」那先即遣餘沙門令去，留十人共止。王勅後宮

諸貴人妓女：「悉於殿上帷中，聽我與那先共難經道。」時貴人妓女悉出殿上帷中，聽那先說經。時王持座坐於那先前，王言：「當說何等？」那先言：「王欲聽要言者當說要言。」王言：「卿曹道何等最要者？用何等故作沙門？」那先言：「我曹欲棄世間勤苦，不欲更後世勤苦，用是故我曹作沙門。我曹用是為最要善。」王言：「諸沙門皆不欲更今世後世勤苦故作沙門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不悉用是故作沙門。沙門有四輩。」王言：「何等四？」那先言：「中有負債作沙門、中有畏縣官作沙門者、中有貧窮作沙門者、中有真欲棄滅今世後世勤苦故作沙門。」那先言：「我本至心求道故作沙門耳。」王言：「今卿用道故作沙門耶？」那先言：「我少小作沙門。有佛經道及弟子，諸沙門皆多高明。我從學經戒入我心中，以是故棄今世後世勤苦故作沙門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問言：「寧有人死後不復生者不？」那先言：「中有於後世生者、中有不復生者。」王言：「誰於後世生者？誰不復生者？」那先言：「人有恩愛貪欲者，後世便復生；人無恩愛貪欲者，後世不復生也。」王言：「人以一心念正法善故，後世不復生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人以一心念正法、念善智慧及餘善事故，後世不復生。」王言：「人以一心念正法善與智慧，是二事其義寧同不？」那先言：「其義各異不同。」王問那先：「牛馬六畜頗有智、無有智？」那先言：「牛馬六畜各自有智，其心不同。」那先言：「王曾見穫麥者不？左手持麥、右手刈之。」那先言：「智慧之人斷絕愛欲，譬如穫麥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餘善事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誠信、孝順、精進念善、一心、智慧，是為善事。」王言：「何等為誠信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誠信者無所復疑，信有佛、有佛經法、信有比丘僧、信有阿羅漢、信有今世、信有後世、信有孝順父母、信有作善得善、信有作惡得惡。得信，是以後心便清淨，即去離五惡。何等五惡？一者貪婬、二者瞋恚、三者睡眠、四者戲樂、五者所疑。人不去是五惡，心意不定；去是五惡，意便清淨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遮迦越王車馬人從瀰渡水，令水濁惡。過渡以去，王渴，欲得水飲。王有清水珠，置水中，水即為清，王便得清水飲之。」那先言：「人心有惡，譬如濁水。佛諸弟子得度死生之道，心以清淨，如珠清水。人却諸惡，誠信清淨，譬如明月珠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問言：「人精進誠信者云何？」那先言：「佛諸弟子自相見輩中脫諸惡心，中有得須陀洹者、中有得斯陀含者、中有得阿那含者、中有得阿羅漢者、中有因相效奉行誠信者，皆亦得度世道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山上大雨，其水下流廣大，兩邊人俱不知水深淺，畏不敢渡。如有遠方人來視水，隱知水廣狹深淺，自知力勢能入水，便

得渡過。兩邊人眾便效，隨後亦得渡去。佛諸弟子亦如是，見前人淨心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道，皆從善心精進所致也。佛經言：人有誠信之心，可自得度世。道人能制止却五所欲自知身苦者，乃能得度世。人皆從智慧成其道德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言：「何等為孝順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諸善者皆為孝順。凡三十七品經，皆由於孝順為本。」王言：「何等為三十七品經？」那先言：「有四意止、有四意斷、有四神足、有五根、有五力、有七覺意、有八種道行。」王復問那先言：「何等為四意止者？」那先報王言：「佛說一為身身觀止、二為觀痛痒痛痒止、三為觀意意止、四為觀法法止。是為四意止。」王復言：「何等為四意斷？」那先言：「佛說已分別止四事不復念，是為四意斷。以得四意斷，便自得四神足念。」王復問：「何等為四神足念？」那先言：「一者眼能徹視、二者耳能徹聽、三者能知他人心中所念、四者身能飛行。是為四神足念。」王復問：「何等為五根者？」那先言：「一者眼見好色惡色意不貪著是為根、二者耳聞好聲惡罵聲意不貪著是為根、三者鼻聞香臭意不貪著是為根、四者口得美味苦辛意不貪著是為根、五者身得細滑意亦不喜身得麁堅意亦不惡是為五根。」王復問：「何等為五力者？」那先言：「一能制眼、二能制耳、三能制鼻、四能制口、五能制身，令意不墮，是為五力。」王復問：「何等為七覺意者？」那先言：「一意覺意、二分別覺意、三精進覺意、四可覺意、五猗覺意、六定覺意、七護意。是為七覺意。」王復問：「何等為八種道行？」那先言：「一直見、二直念、三直語、四直治、五直業、六直方便、七直意、八直定。是為八種道行。凡是三十七品經，皆由孝順為本。」那先言：「凡人負重致遠有所成立皆由地成，世間五穀樹木仰天之草皆由地生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師匠圖作大城，當先度量作基址已乃可起城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伎人欲作，當先淨除地平乃作。佛弟子求道，當先行經戒、念善因、知勤苦，便棄諸愛欲，便思念八種道行。」王言：「當用何等棄諸愛欲？」那先言：「一心念道，愛欲自滅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言：「何等為精進者？」那先言：「持善助善是為精進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垣牆欲倒，從邊拄之；舍欲傾壞亦復拄之。是為精進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國王遣兵有所攻擊，兵弱欲不如，王復遣兵往助之，兵便得勝。人有諸惡，如兵少弱時；人持善心消滅惡心，譬如王增兵得勝。持五善心消五惡心，譬如戰鬪得勝。是為精進助善。如是。」那先言：「精進所助，致人善道已，得度世道無有還期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：「何等為意當念諸善事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人取異種華以縷合連繫之，風吹不能散。」那先復言：「譬如王守藏者，知王帑藏中金銀珠玉、瑠璃珍寶有其多少。道人欲得道時，意念三十七品經，譬如是，正所謂念度世之道者也。人有道意，因知善惡，知當可行、知當不可行，分別白黑自思惟以後便棄惡就善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王有守門者，知王有所敬者、知王有所不敬者，知有利王者、知有不利王者。守門者知王所敬者、知利王者便內之，知王不敬者、知不利王者，守門者即不內。」那先言：「人持意亦如是，諸善者當內之，諸不善者不當內。守意制心，譬亦如是。」那先說經言：「人當自堅守護其意及身中六愛欲，持意堅守，自當有度世時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問那先言：「何等為一其心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諸善中獨有一心最第一，人能一其心，諸善皆隨之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樓陛當有所倚，諸為善者皆著一心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王將四種兵出行戰鬪，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皆導引王前後。佛諸經戒及餘善事皆隨一心，亦譬如兵。」那先說經言：「諸善中一心為本，學道人眾多，皆當先歸一心。人身生死過去如水下流，前後相從無有住時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：「何等為智慧者？」那先言：「我前說已，人有智慧，能斷諸疑、明諸善事，是為智慧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持燈火入冥室，火適入室便亡其冥、自明明。人有智慧，譬如火光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人持利刀截木。人有智慧能截斷諸惡，譬如利刀。」那先言：「人於世間，智慧最為第一。人有智慧，能得度脫生死之苦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王言：「那先前後所說經種種別異，但欲趣却一切惡耶？」那先言：「然。佛經所說種種諸善者，但欲却一切惡也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王發四種兵，雖行戰鬪，初發行時意但欲攻敵耳。佛所說經種種諸善，但欲共攻去一切惡耳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那先說經甚快也。」

王復問那先言：「人死所趣善惡之道，續持故身神行生耶？更貿他神行生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亦非故身神，亦不離故身神。」那先因問：「王身小時哺乳時身，至長大時，續故身非？」王言：「小時身異。」那先言：「人在母腹中，始隨精時至精濁時，故精耶？」「異也。」「堅為肌骨時，故精耶？」「異也。」「初生時至年數歲時，故精耶？」「異也。」「如人學書時，傍人寧能代其工不？」王言：「不能代其工。」那先言：「如人犯法有罪，寧可取無罪之人代不？」王言：「不可。」那先以精神、罪法語王，王意不解，王因言：「如人問那先，那先解之云何？」那先言：「我故小時身耳，從小至大續故身爾。大與小時含為一身養，是命所

養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譬如人然燈火，寧至天明不？」王言：「然燈油至明。」那先言：「燈中炷火至一夜時續故火光不？至夜半時故火光不？至明時故火光不？」王言：「非故火光。」那先言：「然燈從一夜至夜半，復更然燈火耶？向晨時復更然燈耶？」王言：「不中夜起更然，火續故，一炷火至明耳。」那先言：「人精神展轉相續亦譬如是，一者去、一者來。人從精神生至老死後，精神更趣所向生，展轉相續，是非故精神亦不離故精神。人死以後，精神乃有所趣向生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乳湩化作酪，取酪上肥煎成醍醐，寧可取醍醐與酪上肥還復名作乳湩？其人語寧可用不？」王言：「其人語不可用。」那先言：「人神乳湩從乳湩成酪、從酪成肥、從肥成醍醐。人神亦如是，從精神生、從生至長、從長至老、從老至死，死後神更復受生，一身死當復更受一身。譬如兩主更相然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人有不復於後世生者，其人寧能自知不？」那先言：「然。有能自知者。」王言：「用何知之？」那先言：「其人自知無恩愛、無貪欲、無諸惡用，是故自知後世不復生。」那先問王：「譬如田家，耕犁種穀多收斂著[竺-二+屯]中，至後歲不復耕不復種，但仰[竺-二+屯]中穀食。其田家寧復望得新穀不？」王言：「其田無所復望。」那先言：「其田家何用知不復得穀？」王言：「其田家不復耕、不復種，故無所望。」那先言：「得道亦如是，自知已棄捐恩愛苦樂、無有貪心，是故自知後世不復生。」王復言：「其人於後世不復生者，於今寧有智異於人不？」那先言：「然。有智異於人。」王言：「寧能有明不？」那先言：「然。有明。」王言：「智與明有異同乎？」那先言：「智與明等耳。」王言：「有智明者寧悉知萬事不？寧有所不及知不？」那先言：「人智有所及、有所不及。」王言：「何等為智有所及、有所不及？」那先言：「人前所不學，前所不及知；人前所學，前所及知。智者所見人及萬物，皆當過去歸空、不得自在。人心所貪樂，皆種苦本，從是致苦。慧者知非常成敗之事，是智為異於人。」王問言：「人有智慧，癡愚所在？」那先言：「人有智慧，諸愚癡皆自消滅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人持燈火入冥室，室中皆明，冥即消滅。智如是，人有智慧，諸癡愚皆悉消滅。」王言：「人智今為所在？」那先言：「人行智以後智便消滅，智所作者故作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人夜於火下書，火滅字續在。智者如是，有所成已智便消滅，其所作續在。」王言：「智有所成已便自滅，是何等語？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人備火，豫作戒火五瓶水。如有失火者，其人持五瓶水水滴滅火。火滅以後，其救火人寧復望得完瓶歸家用不？」王言：「其人不復望，瓶破火滅，豈復望瓶耶？」那先言：「道人持五善心消

滅諸惡，亦譬如瓶水滅火。」王言：「何等為五善？」那先言：「一者信善有惡、二者不毀經戒、三者精進、四者有慧念善、五者一心念道，為是五善。人能奉行是五善者，便得智慧，便知身及萬物非常，便知苦不得自在，便知空無所有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醫師持五種藥詣病者家，以藥飲病人。病者飲藥得愈，醫寧復望得故藥復行治人不？」王言：「不復望得故藥。」那先言：「五種藥者，如五善智。其醫者，如求道人。其病者，如諸惡。愚癡者，如病人。得道度世者，如病得愈人。智所成致，人度世道；人已得道，智亦自滅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健鬪人把弓持箭前行向敵，以五箭射敵得勝，其人寧復望箭歸歸不？」王言：「不復望箭。」那先言：「五箭者，人五智也。智人從智得道，如健鬪得勝敵家。諸惡者，如諸惡。道人持五善心滅却諸惡，諸惡皆滅善智即生。人從善智得成度世，道者常在不滅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言：「如人得道後世不復生者，後寧復更苦不？」那先言：「或有更苦者，或有不更苦者。」王言：「更苦、不更苦云何？」那先言：「身更苦耳，心意不更苦。」王言：「身更苦、心意不更苦云何？」那先言：「身所以更苦者，其身見在故更苦；心意棄捐諸惡、無有諸欲，是故不復更苦。」王言：「假令得道人不能得離身苦者，是為未得泥洹道耶？」王言：「人得道已無所恩愛，身苦意安，何用為得道？」王言：「假令人得道已成，當復何留？」那先言：「譬如果物未熟，不強熟也；已熟，亦無所復待。」那先言：「王屬所道者舍犁曰，所說舍犁曰在時言：我亦不求死、我亦不求生，我但須時可，時至便去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那先比丘經卷上

失譯人名附東晉錄

王問：「人更樂者為善耶？不善也。人更苦為善耶？為不善也。佛得無不說有樂或有苦。」王言：「如使有為無有苦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如人燒鐵著手中，寧燒人手不？復取氷著手中，其氷寧復燒人手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兩手皆威也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如是兩手中物皆熱耶？」王言：「不兩熱。」那先言：「兩冷耶？」王言：「不兩冷也。」那先言：「兩手中皆燒。」那先言：「我重問王，王前後兩熱，當言兩熱；兩冷，當言兩冷。何緣一冷一熱，能同言燒人手乎？」王言：「智慮甚淺近，不能及是難也。願那先為我解之。」那先言：「佛經說之，凡有六事令人內喜，有六事令人內愁，復有六事，令人不喜亦不愁，外復有六事令人愁。」王問：「何等為六事令人內喜？」那先言：「一者目 有所視復有所望，是故令人內喜；二者耳聞好聲復有所望，是故令人內喜；三者鼻聞好香復有所望，是故令人內喜；四者舌得美味復有所望，是故令人內喜；五者身得細滑復有所望，是故令人內喜；六者心得樂受復有所望，是故令人內喜。如是六事令人內喜。」王復問：「何等為外六事令人喜？」那先言：「一者眼見好色念之不可常得，皆當棄捐，便自思惟審然無常，是故令人外喜；二者耳聞好聲念之不可常得，皆當棄捐，是故令人外喜；三者鼻聞好香念之不可常得，皆當棄捐，是故令人外喜；四者口得美味念之不可常得，皆當棄捐，是故令人外喜；五者身得細滑念之不可常得，皆當棄捐，是故令人外喜；六者心念愛欲，思惟念之是皆無常，皆當棄捐，念之是以後更喜，是為六事令人外喜。」王復問：「何等為內六事令人內愁？」那先言：「一者令人內愁者，目 所不喜而見之，令人內愁；二者耳不欲所聞而聞之，令人內愁；三者鼻不欲所臭而嗅之，令人內愁；四者口不欲所得而得之，令人內愁；五者身不欲所著而著之，令人內愁；六者心不可所喜而有之，令人內愁。是為六事令人內愁。」王復問：「何等為外六事令人不喜？」那先言：「一者目 見惡色令人不喜；二者耳聞惡聲令人不喜；三者鼻聞臭腥令人不喜；四者舌得苦辛令人不喜；五者身著麁堅令人不喜；六者心有所憎令人不喜。是為外六事令人不喜。」王復問：「何等為六事令人不愁亦不喜？」那先言：「一者目 有所見亦不喜不愁；二者耳有所聞音亦不喜亦不愁；三者鼻有所嗅亦不喜亦不愁；四者口有所得亦不喜亦不愁；五者身有所觸亦不喜亦不愁；六者心有所念亦不喜亦不愁。是為內六事令人不喜不愁。」王復問：「何等為外六事令人愁者？」

那先言：「一者目 所見死者因自念身及萬物無常，其人自念言：我有是念，何以不得道？因外愁。二者耳不樂好音，其人自念言：我有是念，何以不得道？因外愁。三者鼻不喜臭香，其人自念言：我有是念，何以不得道？因外愁。四者口不味苦甜，其人自念：我有是念，何以不得？道因外愁。五者身不好細滑亦不得麁堅，其人自念言：我有是念，何以不得道？因外愁。六者心不喜愛欲，其人自念言：我有是念，何以不得道？因外愁。是為六事令人外愁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人以死後，誰於後世生者？」那先言：「名與身於後世生。」王問那先：「故人名身行生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不也。非故名亦非故身，持是名身於今世作善惡，乃於後世生耳。」王言：「如使今世用是名身作善惡，於後世身不復生者，極可作善惡，徑可得脫，不復更諸苦耶？」那先言：「於今世作善後世不復生者，便可得脫無耶。人作善惡不止，當後生耳，是故不得脫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人盜他人果蓏，其主得盜果者，將至王前白言：『 是人盜我果。』其盜者言：『 我不盜是人果，是人所種小栽耳，本不種果也。我自取果，我何用為盜？我不盜是人果，我不應有罪過。』 」那先問王言：「如是兩人共爭，誰為直者、誰不直者？」王言：「種栽家為直，本造所種。盜者無狀，應為有罪。」那先言：「盜何用為有罪？」王言：「所以盜者有罪，本種栽家所種，從栽根生故上有果耳。」那先言：「人生亦譬如是，人今世用是名身作善惡，乃生於後世，今世作善惡者是本也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人盜他人禾穗，其主得盜，便牽問之：『 汝盜我禾穗為？』盜者言：『 我不盜卿禾穗。卿自種禾，我自取穗。我何用為犯盜？』兩人相牽至王前白如是，誰為直者、誰為不直？」王言：「種禾穀為直，盜者為不直。」那先言：「何以知盜禾穗者為不直？」王言：「是種禾者為本，有不種禾者為無，緣何有穗？」那先言：「人生亦譬如是，人今世用是名身作善惡，乃生於後世。今世作善惡者是其本也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人冬寒，於一舍中然火欲自溫炙。其人棄火而去，稍稍然及壁土燒屋，連及樓舍。舍主因言起火者，牽至王前白言：『 是人起火，延及燒我樓舍。』然火者言：『 我然小火自溫炙耳，我不燒樓舍。』 」那先問王：「誰為直者？」王言：「本然火者為不直，本所生也。」那先言：「人生亦爾。譬如人今世用是名身作善惡，乃生於後世。今世作善惡者是本也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人夜然燭火著壁，欲用自照飯食。燭稍却及壁上及竹木林材，便燒一舍。火大熾，延及燒一城中。舉城中人民共哃言：『 汝何為燒一城中乃如是？』然火者言：『 我但然小燭火以自照飯食耳。是自大火，非我火也。』如是便共爭訟，相牽至王前。」那

先問王言：「如是誰為直者、誰為不直者？」王言：「然火者為不直。」那先言：「何以知？」王言：「本是火所生也。汝飯食已不，當滅火也，而令火燒一城中。」那先言：「人生亦譬如是。人今世用是名身作善惡，乃生於後世。今世作善惡者是其本也。人用不知作善惡故，不能得度脫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人以錢娉求人家小女。以後女長大，他人復更求娉求女，得女以為婦。前所娉家來自說言：『汝反取婦為？』後家言：『汝自小時娉女，我自大時娉婦，我何用為嬰汝婦耶？』便相牽詣王前。」那先言：「王！如是誰為直者、誰為不直者？」王言：「前娉家為直。」那先言：「王何以知？」王言：「是女本小，今稍長大，是故知為直也，是前娉家婦也。」那先言：「人生亦譬如是。人今世用是名身作善惡，乃生於後世。今世作善惡者是其本也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人持瓶從牧牛家買乳湩，得湩已復還寄其主，言：『我今還不久。』其人須臾來還取瓶湩，湩以轉作酪。買湩家言：『我持湩寄卿，今反持酪還我。』牧牛者言：『是汝故乳，今自轉為酪。』兩人因共爭訟，相牽詣王前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如是誰為直者？」王言：「牧牛家為直。」那先言：「王何以知？」王言：「汝自買湩停置地，自轉成酪。牧牛家當有何過？」那先言：「人生亦譬如是。人今世用是名身作善惡，乃生於後世。今世作善惡者是其本也。」王復問：「今那先當復於後世生耶？」那先報王言：「用是為問？我前說已，如使我有恩愛者，後世當復生；如使我無恩愛者不復生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人竭力事王，王當知其善使賜其財物。其人得物，極自施用衣被飲食歡樂自樂。其人論議言：『我有功於王，王未曾有賞賜我也。』」那先問王：「如彼人得賞賜，反言未曾得。其人語寧可用不？」王言：「其人語不可用。」那先言：「是故我語王言，如使我有恩愛者當復於後世生，如使我無恩愛者不復於後世生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問那先言：「卿前所說人名與身，何等為名、何等為身者？」那先言：「今見在為身，心所念者為名。」王復問：「人何故有名行於後世生，而身不行生？」那先言：「人身以名前後相連。譬如鷄子中汁及與上皮乃成鷄子。人名與身相連，如是不分也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久者？」那先言：「以過去事為久，當來事亦為久；見在事為無有久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王復問那先言：「審為有久不？」那先言：「或有久、或無有久。」王復言：「何等為有久？何等為無有久？」那先言：「其得道泥洹者為無久，未得道當復更死生者為有久。人於今世好布施、孝於父母，於當來世當得其福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言：「諸以過去事、當來事、今見在事，是三事何所為本者？」那先言：「已過去事、當來事、今見在事，愚癡者是其本也。愚癡生即生神，神生身，身生名，名生色，色生六知，一為眼知、二為耳知、三為鼻知、四為口知、五為身知、六為心知，是為六知，是六事皆外向。何等為外向？眼向色、耳向聲、鼻向香、口向味、身向滑、心向貪欲，是為六外。向名為沛，沛者合，沛者知苦知樂，從苦樂生恩愛，從恩愛生貪欲，從貪欲生有致便生因老，從老因病，從病因死，從死因哭，從哭因憂，從憂因內心痛。凡合是諸勤苦，合名為人。人以是故生死無有絕時，人故本身不可得也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人種五穀生根，從根生莖葉實，至後得穀已。後年復種，得穀甚多。」那先問王：「如人種穀，歲歲種穀，寧有絕不生時不？」王言：「歲歲種穀，無有絕不生時也。」那先言：「人生亦如是，展轉相生，無有絕時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鷄生卵、卵生鷄，從卵生卵、從鷄生鷄。人生死亦如是，無有絕時。」那先便畫地作車輪問王言：「今是輪寧有角無？」王言：「正圓無有角。」那先言：「佛經說人生死如車輪，展轉相生無有絕時。」那先言：「人從眼、萬物、色，識即覺知，是三事合，從合生苦樂，從苦樂生恩愛，從恩愛生貪欲，從貪欲生因有致，從有致因生，從生因作善惡，從善惡便生。耳聞聲，識即覺知，三事合，從合生苦樂，從苦樂生恩愛，從恩愛生貪欲，從貪欲生因有致，從有致因生，從因生作善惡，從善惡便生。鼻聞香，識即覺知，三事合，從合生苦樂，從苦樂生恩愛，從恩愛生貪欲，從貪欲生因有致，從有致因生，從生因作善惡，從善惡便生。口得味，識即覺知，三事合，從合生苦樂，從苦樂生恩愛，從恩愛生貪欲，從貪欲生因有致，從有致因生，從因生作善惡，從善惡便生。身得細滑，識即覺知，三事合，從合生苦樂，從苦樂生恩愛，從恩愛生貪欲，從貪欲生因有致，從有致因生，從生因作善惡，從善惡便生。意有所念，識即覺知，三事合，從合生苦樂，從苦樂生恩愛，從恩愛生貪欲，從貪欲生因有致，從有致因生，從因生作善惡，從善惡便生。」那先言：「人展轉相生無有絕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卿言人生死不可得本。不可得本意云何？」那先言：「有本者當不復生。有本者當復過去，用是為本？」王言：「無本者當不復生。見有本者當過去，如是本為未絕耶？」那先言：「然。皆當過去。」王復問那先：「人生死寧有從旁增益者不？」那先問王言：「世間人及蚑行蠕動之類，寧有從旁增益者不？」王言：「我不問那先世間人及蚑行蠕動之類，我但欲問卿人生死本耳。」那先言：「樹木生，以栽為本。五穀生，以穀為本。天下萬物皆各以其類本生，人從六情恩愛為本。」那先言：「人有

眼、有色、有識，有耳、有聲、有識，有鼻、有香、有識，有舌、有味、有識，有身、有細滑、有識，有念、有法、有識，從是生苦樂，從苦樂生恩愛，從恩愛生貪欲，從貪欲生，合是諸苦乃成為人耳。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神識念使有致，并合為沛，從沛生苦樂，從苦樂生恩愛，從恩愛生貪欲，從貪欲因生有致，從有致因生，從生因老因病，從病因死因憂，從憂因哭，從哭因內心痛，人生如是。」那先言：「無眼，不見色，不覺不知，從不覺不知無有合，無有合無有苦樂，無有苦樂便不生恩愛，無恩愛不生貪欲，無貪欲無有致，無有致不生不老，不生不老不病不死，不病不死不愁不哭，不愁不哭不內心痛，無是諸苦便度脫得泥洹道。無耳無所聞，無鼻無所嗅，無口無所味，無身無細滑，無識無所念，無所念無沛，無沛無苦樂，無苦樂無恩愛，無恩愛無貪欲，無貪欲無胞胎，無所胞胎無所生，不生不老，不老不病，不病不死，不死不愁，不愁不哭，不哭不內心痛，捐棄諸苦便得泥洹道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言：「世間寧有自然生物無？」那先言：「無有自然生物，皆當有所因。」那先因問王：「今王所坐殿，有人功夫作之耶？自然生乎？」王言：「人功作之，材椽出於樹木，垣牆泥土出於地。」那先言：「人生亦如是，界如和合乃成為人。是故無自然生物也，皆有所因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窯家作器，取土水和以為泥，燒作雜器物。其泥不能自成為器，會當須人工、有薪火乃成為器耳。世間無有自然生者也。」那先語王言：「譬如箜篌無絃無柱，無人鼓者寧能作聲不？」王言：「不能自作聲。」那先言：「如使箜篌有絃有柱，有人工鼓者，其聲寧出不？」王言：「有聲。」那先言：「如是天下無自然生物，皆當有所因。」那先問王：「如鑽火燧，無兩木、無人鑽者，寧能得火不？」王言：「不能得火。」那先言：「設有兩木、有人鑽之，寧能生火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即生火。」那先言：「天下無有自然生物，皆當有所因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譬如陽燧鉤，無人持之，亦無日無天，寧能得火？」那先言：「如陽燧，有人持之、有天有日，寧能得火不？」王言：「得火。」那先言：「天下無有自然生物，皆當有因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若人，無鏡無明，人欲自照，寧能自見其形不？」王言：「不能自見。」那先言：「如有有鏡、有明，有人自照，寧能自見形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即能自見。」那先言：「天下無有自然生物，皆有所因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世間人寧為有人無？」那先言：「世間不能審有人也。適當呼誰為人？」王言：「身中命即為人不？」那先問王：「人身中命能用眼視色不？能用耳聽音聲不？能用鼻聞香不？能用

舌知味不？能用身知細滑不？能用意有所知不？」王言：「能。」那先言：「今我與王，其於殿上四面有窓，自在欲從何窓者，寧能見不？」王言：「得見。」那先言：「設令人命在身中，自在欲從何孔視耳。能以眼視色不？能用耳視色不？能用鼻視色不？能用口視色不？能用身視色不？能用意視色不？」王言：「不能。」那先言：「設令命在耳，能以耳有所聞不？能以耳有所見不？能以耳知香臭不？能以耳知味不？能以耳知細滑不？能以耳有所念不？」那先言：「設令命在鼻，能以鼻知香臭不？能以鼻聞音聲不？能以鼻知味不？能以鼻知細滑不？能以鼻有所念不？」那先言：「設令命在口，能以口知味不？能以口有所見不？能以口聽音聲不？能以口聞臭香不？能以口知細滑不？能以口有所念不？」那先言：「設令命在身中，能以身知細滑不？能以身有所見不？能以身聽音聲不？能以身知臭香不？能以身知味不？能以身有所念不？」那先言：「設令命在識，能以識有所念不？能以識聽音聲不？能以識知臭香不？能以識知味不？能以識知細滑不？」王言：「不能知也。」那先言：「王所語前後不相副。」那先言：「如我與王共在殿上坐，徹壞四窓者，視寧廣遠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廣遠。」那先言：「設令命在身中，捌眼去之，其視寧廣遠不？決耳令大，其聽寧能遠不？決鼻令大，聞香寧能遠不？決口令大，知味寧能多不？副剝皮膚，知細滑寧多不？決判去意，其令寧大不？」王言：「不也。」那先言：「王亦語前後不相副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王持藏人來入在王前住，王寧覺知在前住不？」王言：「知在前。」那先言：「持藏者即入王室，寧知入室不？」王言：「知入室也。」那先言：「設令人命在身中，人持味著口中，能知甜醋酸醎辛苦。」王言：「知之。」那先言：「王所語前後不相副也。」那先言：「如人沽美酒著大器中，急塞一人口，倒置酒中令嘗酒，其人寧知酒味不？」王言：「其人不知。」那先言：「何以故不知味？」王言：「未入口到舌上，故不知味。」那先言：「王所語前後不相副。」王言：「我愚癡，智未及是難，願相解之。」那先言：「人從眼見色神動，神動即生苦樂。意念合耳鼻口身，意皆同合，為意有所念神動，神動即生苦樂，從苦樂生意，從生念展轉相成，適無常主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人生眼時，眼與神俱生耶？」那先言：「然。同時俱生。」王復問：「眼居前生耶？神居前生耶？」那先言：「眼居前生，神居後生。」王言：「眼語神言：我所行生處，汝當隨我後生。相語言兩耶？神語眼言：汝所生處，我當隨汝後生。兩相語不？」那先言：「兩不相與語。」王言：「卿不言同時俱生，何以故不相語？」那先言：「有四事俱不相語。」那先自言：「何等

四？一為下行、二為向門、三為行轍、四者為數。是四事俱不相語。」王復問：「何等為下行者？」那先報王言：「高山上天雨，其水隨流當如何行？」王言：「下行。」那先言：「後復天雨，其水流當復如何行？」王言：「當隨前流水處行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前水寧語後水言：汝當隨我後來。後水寧語前水言：我當隨汝處流行。前水後水相語言爾不？」王言：「水流各自行，前後不相語也。」那先言：「眼亦如水。眼不語神言：汝當隨我後生。神亦不語眼言：我當隨汝後行生也。眼與神俱不相語也，是名為下行。耳目 鼻口身意亦爾。」王復問：「何等為向門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譬如大城都有一門，其中有一人欲出，當從何向？」王言：「當從門出耳。」那先言：「後復有一人欲出，當復從何向出？」王言：「故當從前一人門出耳。」那先言：「王！前出人寧語後人言：汝當隨我後出。後人寧語前人言：我當隨卿所從門出。兩人寧相語言爾不？」王言：「前人後人俱不相語也。」那先言：「眼亦如門。眼不語神言：汝當隨我後生。神亦不語眼言：我今當隨汝後生。眼與神俱不相語也，是為向門。耳鼻口身意亦爾。」王復問那先言：「何等為轍行者？」那先問王言：「前車行有轍，後車行當從何所行？」王言：「後車當從前車轍中行。」那先言：「前車輪寧語後輪言：汝當隨我處從後來。後車輪寧語前輪：我當隨汝處行。寧相語言爾不？」王言：「俱不相語也。」那先言：「人亦如是。眼不語神：我所生處，汝當隨我生。神亦不語眼：我當隨卿後生。」那先言：「耳鼻口身神俱不相語。」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數？」那先言：「數者校計也，書疏學問是為數。耳目 鼻口身神，稍稍習知共合，是六事乃為有所知，不從一事有所知也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言：「人目 生時，與苦樂俱生不？」那先言：「目 與苦樂俱生，皆根從合生。」王復言：「何等為合者？」那先言：「兩相觸為合。合者譬如兩羊相抵是為合。一羊如目 、一羊如色，合為名沛。譬如一手為目 、一手為色，兩手合為沛。譬如兩石，一石為目 、一石為色，兩石合為沛。耳目 鼻身神皆同合為沛。譬如兩石，一石如神、一石如志，兩石合為沛。神志合如是，是名為沛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樂何等類？」那先言：「自覺知為樂。」那先言：「譬若人事國王，其人賢善，王賜與財物。其人得之，用自快樂，在所欲為。其人自念：我事王得賞賜，今得樂樂如是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人心念善、口言善、身行善。行善如是，死後得生天上。其人於天上極意自娛樂，自念言：我在世間時心念善、口言善、身行善，是故我自致生此間，得樂甚樂。是為覺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覺者？」那先言：「從知為覺。譬如王有持藏者入藏室中自視室中，自知有若干錢金銀珠玉、繒帛雜香色，皆知雜處。是為覺知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言：「人有所念，何等類？」那先言：「人有所念，因有所作。譬如人和毒藥自飲，亦復行飲人，身自苦亦復苦他人身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人作惡，死後當入泥犁中，諸所教者皆入泥犁中。惡人有所念所作言如是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言：「何等為內動者？」那先言：「志念內便動。」王言：「動行時云何？」那先言：「譬如銅鋗銅釜，有人往燒之，其器有聲，舉乎有餘音。而行人如是，志動念因行。」那先言：「燒時為動，有餘音為行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言：「能合取分別之不？是為合、是為智、是為念、是為意、是為動？」那先言：「假令以合，不可復分別也。」那先言：「王使宰人作美羹，中有水、有肉、有葱蒜、有薑、有鹽豉、有糯。王勅厨下人言：『所作美羹，如前取羹中水味來，次取葱味來，次取薑味來，次取鹽豉味來，次取糯味來。』羹以成，人寧能一一取羹味與王不？」王言：「羹一合以後，不能一一別味也。」那先言：「諸事亦如是，一合不可別也，是為苦樂、是為智、是為動、是為念？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言：「人持目 視鹽味，寧可別知不？」那先言：「王知乃如是耶？能持目 視知鹽味？」王言：「目 不知鹽味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人持舌能知鹽味耳，不能以目 知鹽味也。」王復言：「人用舌知味云。」那先言：「人皆用舌別知味。」王言：「諸鹽味皆當用舌別知耶？」那先言：「然。諸鹽味皆當用舌別知耳。」王復問那先言：「車載鹽、牛軛鹽，車牛寧能別知鹽味不？」那先言：「車、牛不能別知知鹽味也。」王問那先言：「鹽味寧可稱不？」那先言：「王智乃爾，能稱鹽味。」王問那先言：「鹽味不可稱也，其輕重可稱耳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凡人身中五知作眾事所成耶？作一事成五知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作眾事所成，非一事所成也。譬如一地，五穀當生時，各各自生。動類、人身中五事，皆用眾事各所生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世間人頭鬚髮膚面目 耳鼻口身體四支手足皆完具，何故中有壽命長者、中有短命者，有多病者、中有少病者，中有貧者、中有富者，中有貴者、中有賤者，中有大士者、中有小士者，中有端正者、中有醜者，中有為人所信者、中有為人所疑者，中有明孝者、中有愚者？何故不同？」那先言：「譬如諸樹木果，眾中有醋不甜者，中有苦者、中有辛者、中有甜者、中有正醋者。」那

先問王言：「是皆樹木，何故不同？」王言：「所以不同者，其裁各自異。」那先言：「人亦如是，心所念者各各異，是故令世間人不同耳，中有短命者、中有長命者，中有多病者、中有少病者，中有富者、中有貧者，中有貴者、中有賤者，中有大士者、中有小士者，中有端正者、中有醜者，中有語用者、中有語不用者，中有明者、中有愚者。」那先言：「是故佛所言，隨其人作善惡，自當得之。中有豪貴者、中有貧窮者，皆是前世宿命世作善惡，各自隨其德得之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言：「人有欲作善者，當前作之耶？當後作之乎？」那先言：「當居前作之。在後作之不能益人也，居前作者有益於人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王渴欲飲時，使人掘地作井，能赴王渴不？」王言：「不赴渴也，當居前作井耳。」那先言：「人亦如是。人所居皆當居前，在後作者無益也。」那先問王：「王飢時乃使人耕地、糞地種穀，飢寧用飯耶？當豫有儲？」王言：「不也。當先有儲貯。」那先言：「人亦如是，當先作善，有急乃作善者無益身也。」那先問王：「譬如王有怨，當臨時出戰鬪，王能使人教馬教象、教人作戰鬪具乎？」王言：「不也。當宿有儲貯，臨時便可戰鬪。臨時教馬教象、教人，無益也。」那先言：「佛經說言：人當先自念身作善，在後作善無益也。」那先言：「王莫棄大道就邪道。無效愚人棄善作惡，後坐啼哭，無所益也。人家棄捐忠正就於不正，臨死時悔在後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卿曹諸沙門言：世間火不如泥犁中火熱也。卿曹復言：持小石著世間火中，至暮不消也。卿曹復言：極取大石著泥犁火中，即消盡。是故我不信也。卿曹復言：人作惡，死在泥犁中，數千萬歲，其人不消死。是故我重不信是語也。」那先問王：「王寧聞見水中有雌蟒雌蛟、雌鼉雌蟹懷子，以沙石為食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皆以是為食。」那先問王：「沙石在腹中寧消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皆消。」那先言：「其腹中懷子寧復消不？」王言：「不消也。」那先言：「何以故不消？」王言：「相祿獨當然故不消。」那先言：「泥犁中人亦如是。數千萬歲不消死者，其人所作罪過未盡故不消死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雌師子雌虎、雌狗雌猫懷子，皆肉食噉骨，入腹中時寧消不？」王言：「皆消盡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其腹懷子寧復消不？」王言：「不消也。」那先言：「用何故不消？」王言：「獨用祿相故不消也。」那先言：「泥犁中人亦如是。數千萬歲不消死者，泥犁中人所作過惡未解故不消死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雌牛雌馬、雌驢雌麋、雌鹿懷子，皆食草芻為餐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皆以是為食。」那先言：「其芻草寧於腹中消盡不？」王言：「皆消盡。」那先言：「其腹中子寧消盡不？」王

言：「不消盡也。」那先言：「何故不消盡？」王言：「獨以相祿當然故使不消盡。」那先言：「泥犁中人亦如是，是罪過未盡故不消死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夫人及長者富家女，飲食皆美恣意食。食於腹中寧消不？」王言：「皆消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腹中懷子寧消不？」王言：「不消也。」那先言：「何以故不消？」王言：「獨相祿故使不消也。」那先言：「泥犁中人亦如是。所以數千歲不消死者，用先世作惡故未解故不消死。」那先言：「人在泥犁中長、在泥犁中老，過盡乃當死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卿曹諸沙門言：天下地皆在水上，水在風上，風在空上。我不信是也。」那先便前取王書水，適以三指撮舉之，問王言：「是中水為風所持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為風所持。」那先言：「風持水亦如是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言：「泥洹道皆過去，無所復有耶？」那先言：「泥洹道無所復有也。」那先言：「愚癡之人徑來索內外身愛，坐是故不能得度脫於老病死。」那先言：「智者學道人，內外身不著也，人無有恩愛，無有恩愛者無貪欲，無貪欲者無有胞胎，無有胞胎者不生不老，不生不老不病不死，不病不憂不哭，不憂不哭不內心痛，便得泥洹道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言：「諸學道者悉能得泥洹道不？」那先言：「不能悉得泥洹道也。正向善道者學知正事，當所奉行者奉行之，不當奉行者遠棄之；當所念者念，不當所念者棄之。人如是者，得泥洹道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人不得泥洹道者，寧知泥洹道為快不？」那先言：「然。雖未得泥洹道，由知泥洹道為快也。」王言：「人未得泥洹道者，何以知為快耶？」那先問王言：「人生未嘗截手足，為痛處？」王言：「人雖未嘗更截手足，由知為痛也。」那先言：「何用知為痛也？」王言：「其人截手足時呻呼，用是知為痛。」那先言：「人亦如是。前得泥洹道者轉相語泥洹道快，用是故信之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那先寧曾見佛不？」那先言：「未曾見也。」王言：「那先諸師寧曾見佛不？」那先言：「諸師亦不見佛也。」「如使那先及諸師不見佛者，定為無有佛也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王見五百水所合聚處不？」王言：「我不見也。」那先言：「王父及太父皆見是水不？」王言：「皆不見也。」那先言：「王、父及太父皆不見此五百水合聚處，天下定為無此五百水所聚處耶？」王言：「雖我、父及太父皆不見此水者，實有此水。」那先言：「雖我諸師不見佛者，其實有佛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那先比丘經卷中

失譯人名附東晉錄

王復問言：「無有復勝佛者耶？」那先言：「然。無有勝佛者。」
王復問：「何以知為無有勝佛者？」那先問王言：「如人未曾入大海中，寧知海水為大不？有五河，河有五百小河流入大河，一者名恒、二者名信他、三者名私他、四者名[言*宰]叉、五者名施披夷。爾五河水晝夜流入海，海水亦不增不減。」那先言：「王寧能聞知不？」王言：「實知。」那先言：「以得道人共道說無有能勝佛者，是故我信之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用知無有能勝佛者？」那先問王：「造作書師者為誰？」王言：「造書師者名質。」那先言：「王寧曾見質不？」王言：「質以死久遠，未曾見。」那先言：「王未曾見質，何用知質為造書師？」王言：「持古時書字轉相教告，用是故我知名為質。」那先言：「用是故我曹見佛經戒，如見佛無異。佛所說經道甚深快，人知佛經戒已後便轉相教，用是故我知為無有能勝佛者。」王復問那先：「自見佛經道可久行之。」那先言：「佛所施教禁經戒甚快，當奉行之至老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人死已後，身不隨後世生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人死已後更受新身，故身不隨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燈中炷更相然，故炷續在，新炷更然。人身如是，故身不行，更受新身。」那先問王：「王小時從師學書讀經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我續念之。」那先問王：「王所從師受經書，師寧復知本經書耶？悉舊得其本經書。」王言：「不也。師續自知本經書耳。」那先言：「人身如此，置故更受新身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審為有智無？」那先言：「無有智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人盜他人果蓏，盜者寧有過無？」王言：「有過。」那先言：「初種栽時上無果蓏，何緣盜者當有過？」王言：「設不種栽，何緣有果？是故盜者無狀。」那先言：「人亦如是。用今世作善惡，生於後世更受新身。」王言：「人用是故身行作善惡，更新善惡所在？」那先言：「人諸所作，善惡隨人，如影隨身。人死，但亡其身，不亡其行。譬如然火夜書，火滅其字續在，火至復成之。今世所作行，後世成如，受之如是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王言：「那先寧能分別指視善惡所在不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不可得知善惡所在。」那先問王：「樹木未有果時，言寧能分別指視，言其枝間無有果？寧可豫知之不耶？」王言：「不可知。」那先言：「人未得道，不能豫知善惡所在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王復問：「人當

於後世生者，寧能自知不？」那先言：「其當生者自知。」王言：「何用知之？」那先言：「譬如田家耕種，天雨時節，其人寧豫知當得穀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猶知當得穀多。」那先言：「人亦如是。人當於後世生，豫自知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審有泥洹無？」那先言：「審有。」王言：「那先寧能指示我佛在某處不？」那先言：「不能指示佛在某處。佛以般泥洹去，不可得指示指示見處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人然大火，以即滅其火，火寧可復指示，知光所在不？」王言：「不可知處。」那先言：「佛以般泥洹去，不可復知處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沙門寧自愛其身不？」那先言：「沙門不自愛其身。」王言：「如令沙門不自愛其身者，何以故自消息臥欲得安、溫軟飲食欲得美，善自護視，何以故？」那先問王言：「寧曾入戰鬪中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我曾入戰鬪中。」那先言：「在戰鬪中曾為刀刃箭所中不？」王言：「我曾頗為刀刃所中。」那先問王：「刀刃矛箭瘡柰何？」王言：「我以膏藥綿絮裹耳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王為愛瘡故以膏藥綿絮裹耶？」王言：「我不愛瘡？」那先言：「殊不愛瘡者，何以持膏藥綿絮裹以護之？」王言：「我欲使疾愈耳，不愛其瘡。」那先言：「沙門亦如是。不愛其身，雖飲食心不樂，不用作美、不用作好、不用作肌色，趣欲支身體奉行佛經戒耳。佛經說言：人有九孔、為九矛瘡、諸孔皆臭處不淨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佛為審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身皆金色有光影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佛審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皆有金色有光影。」王言：「佛父母寧復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身皆金色有光影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佛父母無是相。」王言：「如使父母無是相者，佛亦無是相。」王復言：「人生子，像其種類。父母無有是相者，佛定無是相。」那先言：「佛父母雖無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金色者，佛審有是相。」那先問王：「王曾見蓮華不？」王言：「我見之。」那先言：「此蓮華生於地、長於泥水之中，色甚香好，寧復像類泥水色不？」王言：「不像類地泥水色。」那先言：「雖佛父母無是諸相者，佛審有是諸相。佛生於世間長於世間，而不像世間之事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佛審如第七天王梵所行，不與婦女交會不？」那先言：「然。審離於婦女，淨潔無瑕穢。」王言：「假令佛如第七天王所行者，佛為第七天王梵弟子。」那先問王：「第七天王者有念無念？」王言：「第七天王梵有念？」那先言：「是故第七天王梵及上諸天皆為佛弟子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鳥鳴聲何等類？」王言：

「鳥鳴聲如鴈聲。」那先言：「如是鳥為是鴈弟子、各自異類？佛亦如是，非第七天王梵弟子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佛寧悉學知奉行經戒不？」那先言：「佛悉學知奉行經戒。」王言：「佛從誰師受經戒？」那先言：「佛無師。佛得道時便悉自知諸經道。佛不如諸弟子學知佛所教，諸弟子皆當奉行至老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人父母死時，悲啼哭淚出。人有聞佛經，亦復悲啼淚出。俱淚出，寧有別異不？」那先言：「人有父母啼泣，皆感思愛恩念愁憂苦痛。此曹憂者，愚癡憂耳。其有聞佛經道淚出者，皆有慈哀之心，念世間勤苦，是故淚出，其得福甚大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以得度脫者、未得度脫者，有何等別異？」那先言：「人未得度脫者有貪欲之心，人得度脫者無有貪欲之心，但欲趣得飯食支命耳。」王言：「我見世間人皆欲快身，欲得美食無有厭足。」那先言：「人未得度脫者，飯食用作榮樂好。人得度脫者，雖飯食不以為樂、不以為甘，趣欲支命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人家有所作，念久遠之事不？」那先言：「人愁憂時，皆念久遠之事。」王言：「用何等念之？用志念耶？用念念耶？」那先問王言：「寧曾有所學知以後念之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我曾有所學知，以後復忽忘之。」那先言：「王是時無忘耶而忘之乎？」王言：「我時妄念。」那先言：「可差，王為有象。」王復問那先：「人有所作皆念，如甫始有所作、今見在所作，皆用念知耶？」那先言：「已去之事皆用念知之，今見在之事亦用念知之。」王言：「如是人但念去事，不能復念新事。」那先言：「假令新者有所作不可念者亦如是。」王言：「人新學書技巧為唐捐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人新學書畫者有念，故令弟子學者有知，是故有念耳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人用幾事生念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人凡有十六事生念。一者久遠所作生念、二者新有所學生念、三者若有大事生念、四者思善生念、五者曾所更苦生念、六者自思惟生念、七者曾雜所作生念、八者教人生念、九者像生念、十者曾有所忘生念、十一者因識生念、十二者校計生念、十三者負債生念、十四者一心生念、十五者讀書生念、十六者曾有所寄更見生念，為十六事生。」一、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念久者？」那先言：「佛弟子阿難女弟子優婆夷鳩鞞單罷，念億世宿念時事。及餘道人皆能念去世之事。如阿難女弟輩甚眾多，念此以便生念。」二、王復問：「何等為新所學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如人曾學知校計，後復忘之，見人校計便更生念。」三、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大事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譬

如太子立為王，自念為王豪貴，是為大事生念。」四、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思善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譬如為人所請呼，極善意賓遇待之，其人自念言：昔日為某所請呼善意待人。是為思善生念。」五、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更苦生念？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人曾為人所撾捶閉繫牢獄，是為更苦生念。」六、王復問那先言：「何等為自思惟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譬如曾有所見，若家室宗親及畜生，是為自思惟生念。」七、王復問那先言：「何等為曾雜所作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人名萬物字類色香臭甜苦，念此語事是為雜生念。」八、王復問那先言：「何等為教人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人自喜忘，邊人或有者，或忘者忘，為教人生念。」九、王復問那先言：「何等為像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人牛馬各自有像類，是為像生念。」十、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曾所忘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人卒有所忘，數數獨念得之，是為曾所忘生念。」十一、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因識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學書者能求其字，是為因識生念。」十二、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校計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如人共校計，成就悉知、策術分明，是為校計生念。」十三、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負債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譬如顧鼓所當債歸，是為債局生念。」十四、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一心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沙門一其心，自念所從來生千億世時事是我，為一其心生念。」十五、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讀書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帝王有久古之書，念言某帝某年時書也，是為讀書生念。」十六、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曾有所寄更見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若人有所寄，更眼見之便生念，是為所寄生念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佛寧悉知去事、甫始、當來事耶？」那先言：「然。佛悉知之。」王言：「假令佛悉知諸事者，何故不一時教諸弟子？何故稍稍教之？」那先問王：「國中寧有醫師無？」王言：「有醫師。」「寧能悉知天下諸藥不？」王言：「能悉識知諸藥。」那先問王：「其醫師治病，為一時與藥、稍稍與之？」王言：「人未病不可豫與藥，應病乃與藥耳。」那先言：「佛雖悉知去來見在之事，亦不可一時悉教天下人，當稍稍授經戒令奉行之耳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卿曹沙門言：人在世間作惡，至百歲臨欲死時念佛，死後者皆得生天上。我不信是語。復言：殺一生，死即當入泥犁中。我不信是語。」那先問王：「如人持小石置水上，石浮耶沒耶？」王言：「其石沒。」那先言：「如令持百枚大石置船上，其船寧沒不？」王言：「不沒。」那先言：「船中百枚大石，因船故不得沒。人雖有本惡，一時念佛，用是故不入泥犁中，便得生天

上。其小石沒者，如人作惡，不知佛經，死後便入泥犁中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卿曹用何等故行學道作沙門？」那先言：「我以過去苦、現在苦、當來苦，欲棄是諸苦，不欲復受更故，行學道作沙門。」王復問那先：「苦乃在後世，何為豫學道作沙門？」那先問王：「王寧有敵國怨家欲相攻擊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有敵國怨家，常欲相攻擊也。」那先問王：「敵主臨來時，王乃作鬪具、備守掘塹耶？當豫作之乎？」王言：「當豫有儲待。」那先問王：「用何等故豫作儲待？」王言：「備敵來無時故。」那先問王：「敵尚未來，何故豫備之？」那先復問王：「飢乃田種、渴乃掘井耶？」王言：「皆當豫作之。」那先言：「尚未飢渴，何故豫作調度？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第七梵天去是幾所？」那先言：「甚遠。令石大如王殿，從第七梵天上墮之，六月日乃墮此間地耳。」王言：「卿曹諸沙門言：得羅漢道，如人屈伸臂頃，以飛上第七梵天上。」王言：「我不信是。行數千萬億里，何以疾乃爾耶？」那先問王：「王本生何國？」王言：「我本生大秦國，國名阿荔散。」那先問王：「阿荔散去是間幾里？」王言：「去二千由旬，合八萬里。」那先問王：「頗曾於此遙念本國中事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恒念本國中事耳。」那先言：「王試復更念本國中事，曾有所作為者？」王言：「我即念已。」那先言：「王行八萬里，反復何以疾？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若有兩人於此俱時死，一人上生第七梵天，一人生罽賓，去是七百二十里，誰為先到者？」那先言：「兩人俱時到耳。」王言：「相去遠近大多，何以俱至？」那先問王：「試念阿荔國。」王言：「我已念之。」那先復言：「王試復念罽賓。」王言：「我已念之。」那先問王：「念是兩國，何所疾者？」王言：「俱等耳。」那先言：「兩人俱死，一人生第七梵天上，一人生罽賓，亦等耳。」那先問王：「若有一雙飛鳥，一鳥於大樹上止，一鳥於小卑樹上止。兩鳥俱止，誰影先在地者？」王言：「其影俱到地耳。」那先言：「兩人俱死，一人生第七梵天上，一人生罽賓，亦俱時至耳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人用幾事學知道？」那先言：「用七事學知道。何等為七？一者念善惡之事、二者精進、三者樂道、四者伏意為善、五者念道、六者一心、七者適遇無所憎愛。」王復問那先：「人用此七事學知道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不悉用七事學知道。智者持智別知善惡，用是一事別知耳。」王復問那先：「假令用一事知者，何為說七事？」那先問王：「如人持刀著鞘中倚壁，刀寧能自有所割截

不？」王言：「不能有所割截。」那先言：「人心雖明，會當得是六事共成智耳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人家作善得福大耶？作惡得殃大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人作善得福大，作惡得殃小。人家作惡日自悔過，是故其過日小。人家作善日夜自念歡喜，是故得福大。」那先言：「昔者佛在時，其國中有人杌無手足而取蓮華持上佛。佛即告諸比丘言：『此杌手足兒，却後九十一劫不復墮入泥犁中、畜生薜荔道中，得生天上。天上壽終，復還作人。』是故我知人作小善得福大。作惡，其人自悔，過日消滅而盡，是故我知人作過其殃小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智者作惡、愚人作惡，此兩人殃咎誰得多者？」那先言：「愚人作惡得殃大，智人作惡得殃小。」王言：「不如那先言。」王言：「我國治法，大臣有過則罪之重，愚民有過則罪之輕。是故智者作惡得殃大，愚者作惡得殃小。」那先問王：「譬如燒鐵在地，一人知為燒鐵、一人不知，兩人俱前取燒鐵，誰爛手大者耶？」王言：「不知者爛手大。」那先言：「愚者作惡，不能自悔，故其殃大。智者作惡，知不當所為，日自悔過，故其殃少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王復問那先：「人有能持此身飛行上至第七梵天上，及至欝單越地，及所欲至處者不？」那先言：「能。」王言：「奈何持此身上第七梵天，及欝單越地，及所欲至處乎？」那先問王：「王寧自念少小時跳戲一丈地不？」王言：「我年少時意念欲跳，便跳一丈餘地。」那先言：「得道之人意欲跳至第七梵天上，及至欝單越地者亦爾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卿曹諸沙門言：有骨長四千里。何等身骨乃長四千里？」那先問王：「曾聞大海中有大魚名質，身長二萬八千里者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有是，我曹聞之。」那先言：「如是二萬八千里魚，其脇骨長四千里，王怪之為？」王復問那先：「卿曹諸沙門說言：我能斷喘息之事。」王言：「奈何斷喘息氣耶？」那先問王：「寧曾聞志不？」王言：「我聞之。」那先言：「王以為志在人身中耶？」王言：「我以為志在人身中。」那先言：「王以為愚人不能制其身口者、不能持經戒者，如此曹人亦不樂其身。」那先言：「其學道人，能制身口、能持經戒、能一其心，得四禪便能，不復喘息耳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問那先：「為呼言海、海為是水，名為海耶？用他事故言海？」那先言：「人所以呼為海者，水與鹽參各半，是故為海耳。」王復問那先：「何以故海悉醎如鹽味？」那先言：「所以海水醎者，淡畜以來久遠，及魚鼈蟲多共清便水中，是故令醎耳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人得道以，寧能悉思惟深奧眾事不？」那先言：「然。人得道以，能悉思惟深奧之事。」那先言：「佛經最深奧，知眾事。不可稱量眾事，皆智平斷之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人神、智、自然，此三事寧同各異？」那先言：「人神者生覺，智者曉道，自然者虛空無有人。」王復問那先言：「得人何等為得人者？眼視色、耳聽聲、鼻聞香、口知味、身知麁軟、意知善惡之事，何所為得人者？」那先問王：「如令人能目 自視，脫瞳子去之，視寧廣遠不？裂大其耳，聽聲寧廣遠不？決鼻令大，其聞香寧多不？開口令大，知味寧多不？剝割肌膚，寧令信知麁軟不？拔去其志，盛念寧多不？」王言：「不也。」那先言：「佛在所作甚難，佛所如甚妙。」王復問那先：「所作何等甚難、何等甚妙？」那先言：「佛言能知人腹中，目 所見事悉能解之。能解目 事、能解耳事、能解鼻事、能解口事、能解身事、能解敗事、能解疑事、能解所念事、能解神事。」那先言：「人取海水含之，寧能別知口中水是泉水、是某流水、是某河水？」王言：「眾水皆合為一，難各別知。」那先言：「佛所作為難，皆能別知是諸水味。今海水見，目 前之事，王尚不能別知，今人神不見，人身中有六事不可見。」那先言：「是故佛解之，從心念至目 所見，從心念至耳所聽，從心念至鼻所嗅，從心念至口知味，從心念至身知苦樂寒溫麁堅，從心念有所向，佛悉知分別解之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那先言：「夜已半，我欲去。」王即勅傍臣：「取四端氈布搵，置麻油中持以為炬，當送那先歸。恭事那先如事我身。」傍臣皆言：「受教。」王言：「得師如那先作，弟子如我，可得道疾。」王諸所問，那先輒事事答之，王大歡喜，王即出中藏好衣直十萬已上那先。王語那先：「從今已去，願那先日與八百沙門共於宮中飯食，及欲所得皆從王取之。」那先報王：「我為道人，略無所欲。」王言：「那先當自護，亦當護我身。」那先言：「何等當自護及護王身？」王報言：「恐人論議，呼王為慳。那先為王解諸狐疑，而不能賜與。恐或人言：那先不能解王狐疑，故王不賞賜。」王言：「那先受者，當令我得其福，那先亦當護其名。」王言：「譬如師子在金檻中，猶為拘閉，常有欲望去心。今我雖為國王，在宮省中，其意不樂，欲棄國去而行學道。」王語竟，那先便起歸佛寺。
那先適去，王竊自念：「我問那先為何等事？那先為解我何等事？」王自念：「我所問，那先莫不解我意者。」那先歸佛寺，亦自念：「王問我何等事？我亦報王何等事？」那先自念：「王所問者，我亦悉為解之。」念此事至天明。明日，那先被袈裟持鉢直入宮上殿坐，王前為那先作禮已乃却坐。王白那先：「那先適去，我自念：『 問那先何等語？那先報我何等語？』我復自念：『 所問那

先，那先莫不解我意者。』我念是語，歡喜安臥至明。」那先言：「我行歸舍，亦自念：『 王為問我何等事？我亦為王說何等事？』我復自念：『 王所問，我輒為解之。』用是故歡喜至明。」語竟，那先欲去，王便起為那先作禮。
那先比丘經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